



# 談佛性三因

智銘

白雲會送樹才書。

願王不識荒蕪處。

普賢普願育緣人。

且弘耶。福難。恩難。對薰難。  
轉二轉。妙福。妙心人。

佛性常住，大智度論持遣執的態度，如大智度論卷七十一釋

知識品第五十二中，經說：

須菩提！一切法趣我、衆生、壽命、人；起者；作、使作者。知者、見者，是趣不過。何以故？我乃至知者、見者，畢竟不可得，何況有趣非趣？

須菩提！一切法趣常，是趣不過。何以故？常畢竟不可得，云何當有趣非趣？

須菩提！一切法趣樂、淨、我，是趣不過。何以故？樂、淨我畢竟不可得，云何有趣非趣？

須菩提！一切法趣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，是趣不過。何以故？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，畢竟不可得，云何有趣非趣？」

龍樹菩薩對上段經文釋云：

「一切法無有過出空諸相，如人欲出過虛空，不可得。我等十六名，皆因五衆和合，假有此名，無有實法，云何當有趣非趣？若常、淨、樂、我等四顛倒，破四聖行，如常等四法不可得，以顛倒故，色等諸法如是。如常等不可得，無常等從常等出故，亦不可得。是故，說一切法趣常等，趣無常等。」

大般若經主中道、第一義空，故說趣常、樂、淨、我不可得。當然，趣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亦不可得，學佛之人，應無所趣。龍樹菩薩故說：「一切法無有過出空諸相。」也就是說，一切諸相皆空，常、樂、淨、我之相當亦是空，所以又說：「如人欲出過虛空，不可得。」而無常等是從常等出故，所以也不可得。

因此，大般若經中，對「如來藏恆沙佛法、佛性」這一觀念，不作明確的界說，爲的是怕行者執相。

常、樂、淨、我之說，出於大般涅槃經，主張有佛性的存在說。那末，這佛性是當有的呢？是本有的呢？還是始有的呢？所謂「當有」，是說未來當得佛果，以此當有之佛果爲佛性體。所謂「本有」，是說佛性「本自有之，非適今也」。所謂「始有」，是指佛性通過緣因、了因而始顯現。

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二說：

「佛言：善男子！我者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衆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如是我義，從本以來，常爲無量煩惱所覆，是故衆生不能得見……如來今日普示衆生諸覺寶藏，所謂佛性。」

由這段經文內，清楚地說明「一切衆生悉有佛性」，那末，這佛性就是「本自有之」的了。而這「本自有之」的佛性，只因被無量煩惱所覆，顯現不出來罷了。這種「本自」有之的佛性，就是佛性正因。

又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，佛說：

「善男子！因有二種：一者生因；二者了因。能生法者是名生因，「燈能了物，故名了因。煩惱諸結是名生因，緣生父母是名了因。如穀子等是名生因，地、水、糞等是名了因。復有生因，謂六波羅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復有了因，謂佛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了因，謂六波羅佛性。復有生因，謂首楞嚴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了因，謂八

正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生因，所謂信心六波羅蜜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對「生因」、「了因」的界說有些模糊。如依最初兩句概說：「能生法者是名生因，（燈）能了物（者）故名了因」，煩惱諸結能生萬法，名之爲「生因」是對的。但「緣生父母」應是「生因」的緣因，不能稱爲「了因」。同樣，穀子是生因，地、水、糞等，是生因之緣因，不能稱之爲了因。再者：如說八正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了因，則首楞嚴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應是了因，信心六波羅蜜也應是了因，而不能稱二者是生因。所以，這段經文的「生因」、「了因」、「緣因」三者，予人有混一說的意味。

佛又說：

「善男子！因有二種：一者正因；二者緣因。正因者，如乳生酪，緣因者，如煥酵等。」

這裏說的「正因」，應即等於前段說的「生因」，與佛性正因不同，因佛性正因不生涅槃法身果，更不生萬法，它不是「生因」，所以不能比之爲「如乳生酪」。關於了因、緣因之混，佛在下一段有說明：

「世尊！如佛所說有二因者：正因、緣因，衆生佛性爲是何因？」

善男子！衆生佛性亦有二種因：一者正因；二者緣因。正因者謂指衆生，緣因者謂之波羅蜜。」

由這段經文，知道佛說的「緣因」與「了因」，意義似乎相同，因前段經文中說「六波羅蜜佛性」是「了因」，所謂「六波羅蜜佛性」，是以六波羅蜜，照了（顯了）佛性，而此段經文說六波羅蜜又是緣因，豈不了因、緣因意義相同？又衆生悉有佛性，所以衆生是佛性正因，只因此佛性正因被六根六塵諸煩惱結所覆而不能顯了。六波羅蜜則能照破煩惱結，顯了佛性正因，故知六波羅蜜是了因，而此處佛說是「緣因」，可見緣因、了因可等而視之。

智者觀音玄義卷上，對了因、緣因則有相當圓融的說法。他說：

「了因是顯發，緣因是資助，資助於了，顯發法身。了者即是般若觀智，亦名慧行正道，智慧莊嚴，緣者即是解脫，行行助道，福德莊嚴。」

智者的這一說明，可以這麼說：佛性正因是本體論，了因是方法論，而緣因就成了實踐論了。用行的實踐功夫，去助發智慧，以般若觀智，顯發佛性正因——法身。如真是這麼解說，行者就較易領悟了。所以智者的這段話，將了因、緣因的意義，較有明確的界定。

佛性究竟是什麼？師子吼品第十一之一有云：

「善男子！汝問云何爲佛性者，諦聽諦聽！吾當爲汝分別解說。」

善男子！佛性者，名第一義空。第一義空名爲智慧。所言空者，不見空與不空，智者見空與不空，常與無常，苦之與樂，我與無我。空者一切生死，不空者謂大涅槃，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，我者即是大涅槃。

見一切空，不見不空，不名中道，乃至見一切無我，不見我者，不名中道。

中道者名爲佛性，以是義故，佛性常恆，無有變易，無明覆故，令諸衆生不能得見。聲聞緣覺見一切空，不見不空，乃至見一切無我，不見於我，以是故，不得第一義空。不得第一義空故，不行中道，無中道故，不見佛性。」

這一段經文不是與大般若經的精神相融合嗎？只是，大般若經只說中道、第一義空。大般涅槃經即直說：「中道者名爲佛性」、「佛性者名第一義空」，大般若經深恐行者趣於中道、第一義空中的佛性——我相，爲蕩相遺執，是故一再云：「是趣不過云何當有趣非趣？」等的否定語句。龍樹菩薩認爲行者一旦「有趣」或「非趣」於常、樂、淨、我，則常、樂、淨、我就成了四顛倒，有了四顛倒，即破壞四聖行，常等四法就不可得了。這是大般若經最高明之處，也是龍樹菩薩最能深深了知大般若經真義之處。